

行走的脊梁

武华民

前几天,我和友人一起登上了市郊的花果山。

上午十点多,我们到达山脚下开始进山,山外酷热难耐,但密林深处的花果山却凉意渐浓。

在半山腰的一处平台歇脚时,一位身穿深蓝色粗布衣、脚穿解放鞋的独臂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老人大约六十岁,没有左臂,我们来到平台时,他正挑起担子准备往上继续登山。平台面积不大,我们忙给老人让道,但老人却把好走的青石台阶让我们,自己绕了几步旁边的土路。有常来爬山的游客说,老人是挑山工,常年给山顶的商店挑货。

歇息片刻,我们起身往上走,不久便跟上了老人。货物很沉,压弯了老人

的扁担,他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走着,右手扶着扁担,左边那只空洞的袖口在山风中飞舞。担子的一头挑着几箱啤酒和饮料,另一头挑着一大桶食用油和几提矿泉水。撑不住的时候,老人用右手往上猛一支撑,肩膀迅速侧旋,扁担便熟练地转到了左肩。换肩时,老人额头上的汗水滴落下来,身上的衣服早已浸湿了一大片……友人感叹道:“这个年纪的人,用仅存的一只手臂,支撑起了身后的一个家,这是行走的脊梁啊!”

成为行走脊梁的,又何止这位身有残疾的老人。

我家附近有一个汽车修理厂,我常去那里洗车,与洗车工巩师傅也成了熟人。巩师傅五十来岁,头发已花

白,他和妻子都是洗车工,夫妇两人来自百里以外的山区农村,前些年他们老家那片儿还是贫困地区。

家里人口多,开销大,一家的生计一度让巩师傅夫妇颇为挠头。同村的小梁在市区开了个汽车修理厂,厂里缺人手,巩师傅夫妇一合计,就到修理厂打工了。

小梁修理厂的生意越做越大,而靠着做事认真实在,巩师傅夫妇一直在小梁的分店里帮忙。农忙时,巩师傅夫妇就请假回去两天,家里的农事一忙完,很快便返回厂里。

前天下午我去洗车时,太阳火辣辣的,虽然酷热难耐,但仍有几辆车在排队等候。巩师傅和妻子操作着高压水枪,先冲掉浮尘,再打上洗车液,冲干净

后再用抹布擦净水珠……他们一天要洗二十多辆车,洗车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,浸透了工装,可他们仍利索地干着活,尽可能缩短客人的等待时间。

每洗一台车的提成并不丰厚,巩师傅夫妇每天都很忙碌,但孩子们一天天健康长大,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,老家的房子也翻盖一新,生活越来越有奔头,背井离乡的他们心里满是喜悦。

我想,无论是花果山的那位独臂挑山工,还是洗车店的巩师傅夫妇,他们每个人都有必须面对的困难,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,或许还有几分窘迫,然而他们没有认命,更没放弃,而是挺直了脊梁,奋力前行。有了这样的精神,生活中便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。



“背”上的军训

马海霞

我们高中人学军训时的教官,是位黑脸壮汉,从来不开玩笑,说话也简单到了极致,能用一个字说的话,绝对不说两个字。

军训第一天,教官的开场白是:“哪位同学身体不适合剧烈运动,请出列。”话音刚落,小张走了出来,他左腿有一些跛。教官把他叫到一边,低声交谈了一会儿,又让他归列了。这位教官真是冷酷到家了,硬生生让小张和我们一起军训,同学们都看不惯他,私下叫他“冷教官”。

冷教官从不给任何同学留面子,一个军姿练不好,就让你出列,单独给你“开小灶”,所以他示范动作时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看,走路走心地练。相比之下,隔壁班的教官就极具亲和力,军训第一天就教大家唱军歌,休息时还和同学们一起做游戏,而我们休息时只能坐在操场上听“冷教官”讲解急救知识,听完还要动手实际操作。

冷教官对小张也没有网开一面,并未因其身体原因而区别对待,只是在跑跳等剧烈运动时让他站在一旁“见习”。两周的军训结束后要进行新生会操比赛和五公里拉练,小张主动向教官申请不参加会操比赛,因为怕影响班级成绩。然而,小张的这个想法却被冷教官当场否了回去,冷教官告诉小张,不仅会操要参加,五公里拉练也得参加。

冷教官这个决定让全班同学都很不满,小张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走

远途,但冷教官黑着脸没理我们这茬儿。

不出所料,会操比赛中我们班没有取得好成绩,而五公里拉练时,小张走了近半就跟不上了,我们都以为小张会中途退出,但万万没想到,冷教官走上前背起了小张,这一幕着实让我们吃惊。见此情景,班里的男生也纷纷要求轮流背着小张前进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。就这样,小张在全班男生的接力帮助下完成了拉练,虽然我们班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,但迎接我们的却是校领导和全体同学的掌声。

军训结束时,教官们也要返回部队了。分别时的谈话中,我第一次看到冷教官的脸上露出了微笑,他告诉我们,他今年21岁,第一次当教官,因为怕镇不住我们完不成军训任务,所以他一直很紧张,如有做得不好的地方,还请我们谅解。

冷教官还特意解释为何坚持让小张参加会操比赛和拉练,因为他在和小张的沟通中了解到,除了腿有一些残疾以外,小张的身体一切正常,并且渴望集体归属感,所以 he 不想让小张脱离集体,想让他感受到班级团结的力量。

其实冷教官不用解释,从他背起小张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喜欢上他了。小张带头给他鼓掌,在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中,冷教官笑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落日的余晖洒在他黝黑的面庞上,英武中透着帅气,他可真耐看呀。

宽容如灯

张先玉

午饭在点餐平台上点了份米线,本想着吃完好好睡个午觉,可过了好久,外卖还没送到。

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,敲门声响起。打开门,只见一个穿着送餐制服满脸是汗的小伙子站在面前,他非常抱歉地对我说,因为刚才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,所以迟到了,而且米线汤也溢了出来,让我看看能不能吃,如果不能吃,他就把钱退给我。

我看了一下,盛米线的饭盒都摔瘪了,汤溢出不少在袋子里,但勉强也能吃,就叹了口气说没事。然而小伙子并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站在门口非常局促地看着我,小声说:“请您别给我差评好吗?”

他走了之后,我看着桌子上的半碗米线,心情久久难平。我猜想,这个年轻的外卖员可能是暑假出来打工挣学费的大学生,也有可能肩负着贴补一家人生计的重任,不管哪种情况,在热浪中辛苦奔波,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,我如果因为溢出一点汤而给他差评,让他因此扣工资,那岂不是在他摔伤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?

我好像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,那

时候年纪还小,没有工作经验,而带我的师傅是个严厉的人,在那段日子里,我生怕犯了什么错误,也经常用这种忐忑的眼神看别人,那谦卑的眼神里藏着脆弱的自尊心,别人在细微之处展现出的一丝尊重都会让自己觉得很感动。

记得有一次,师傅安排我去给正在开会的领导送一份报表。当把报表递给领导的时候,我猛然发现自己慌乱中拿的是上个月的报表,而领导需要的是本月的报表,就在我准备挨骂的时候,领导好像看出了我的窘迫,他微笑着对我说:“没事的,赶快去重新拿吧”。

当时我心里想,“完了,领导肯定会在师傅面前说我工作毛手毛脚的,这个报表都会出错,而脾气暴躁的师傅不知道会怎样大发雷霆……”可后来,风平浪静。

从那以后,我在工作中变得非常细心,极少出差错。有时一个微不足道的暖心举动,也能照亮低谷里的人,哪怕只是点滴温情,也会给他人带来美好心情,从而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
我想,人生的美好在于宽容。宽容,是终止浅薄和狂妄之后的一种超脱,一种成熟。宽容如灯,可以点亮万家灯火。走在生命的旅途上,让我们用一盏盏明灯驱散低潮与迷雾,为自己,也为他人,使这一路穿枝拂叶的行人,踩着荆棘也不觉痛苦,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。

杂言漫谈

赶海

周文静 摄



偶遇胖旅伴

李淑云

列车上,我遇到了一个胖旅伴。

说实话,我的心情并不顺畅,因为他实在太胖了,一米七左右的个头,体重少说得有二百斤,普通列车上两个人的座位,他坐下,另一个人就只有站着份儿,而我偏偏又是“幸运”的“另一个人”。

我无奈地站在车厢的过道里,思忖着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行程,该怎么安置自己,而眼睛却不自觉地朝坐在座位上的胖旅伴望去,希望于我留更多的一寸空间,但这一望更令我不快。列车还未启动,那胖胖的身体就已开始不安分地颤悠起来,似乎对这趟旅途非常满意,高兴得乐不可支,又似乎向我宣告着什么,霎那间,我的内心顿生更多不满。

“这是两个人的座位!”我承认,说这句话的时候,语气中带着些许愤懑。

“我知道,你坐呀!”他抬头看了看我,一脸无辜的表情。说话的同时,

他的身子向里斜了斜,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——依旧是巴掌大的地方,这怎么能坐得下呢?

列车缓缓开动,铁轨与列车接触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,像笨重的石墩夯着大地。还好,对面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,我走过去坐下。胖旅伴见状,脸上多了些歉意:“对不起,我也不愿意这样!”见他这样说,再看看他一身颤颤悠悠的肉,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,相信他自己真的并不愿意胖成这样。接下来我与胖旅伴有了简短的交流,逐渐聊了起来。

当列车第四次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时,我暂时坐的座位原主上车,我连忙起身将座位还给人家。胖旅伴也站了起来,他打算把座位让给我,然后去别的车厢找个位置坐。我摇了摇头,还是我去更方便一些。接下来三个多小时的行程,我像住在帐篷里的养蜂人,不断地移动着自己的“住所”,搬了好几次“家”。

读懂处暑

刘乐

书,时不时有穿堂风吹过,一身清凉。母亲的针线筐里,静卧着鞋底、样纸、麻绳,时光在一针一线中穿梭游走。

山村的夜微凉,天光还亮着,月就升了起来,这正是逮知了的好时候。我扯件长袖穿上刚要跑出去,絮叨声就跟着跑出来:“春捂秋冻!别着急加衣。”母亲总把老一辈的经验挂在嘴上,总说加衣服早了,身体抗寒能力就不强了;还总说做什么事都要提前做,慢慢来比较快。我听得似懂非懂,但也一一照做。

知了声渐渐弱下去的时候,母亲把一家人秋天穿的布鞋都做好了。二姐写满笔记的旧课本,也在我的翻阅中书角磨损,看不清页码了。我的初中就这样开始了,由于提前自学,第一次月考成绩和排名竟然不错,老师着重表扬了我,这让小学阶段成绩平平的我备受鼓舞,信心倍增,成绩逐月逐年好了起来。到了

初三,我已经能考到全校前三名了。一路到大学,暑假结束前母亲的陪读时光如泥塘夏荷,年年盛放。

工作后,教书的我依然过暑假。母亲留在老家,已不在身边盯着我读书了,但每到处暑节气,我仍会提前收心读书。季节转换的节点收获成熟,孕育希望,读到书里写“处暑”是“出暑”之意,又读到处暑三候为“一候鹰乃祭鸟、二候天地始肃、三候禾乃登”,想起母亲与我最初关于处暑的争执,想起母亲絮叨的话语,虽然她对处暑的理解有一些偏差,但那些叮嘱恰好顺应了节气里万物的生长规律啊!

总说自己没有文化的母亲自然是不懂得处暑三候的,但她受苦受累也要送我们上学读书。而读了一些书的我,度过了很多处暑,如今再读三候,反复咀嚼字句,才懂得其中包含着生命的本意和哲理,也读懂了母亲看似浅薄无知的睿智。

暑日念小溪

徐明元

每当酷暑难耐,我总会念起老家屋旁不远处的小溪。

那条小溪从椅子弯、鹰山弯的山谷中溢出,顺流而下,常年不涸。社里人经过两次清淤筑起堤坝,在下游把溪水拦截,蓄成一个狭长的大池塘,命名为溪沟塘。塘里的水总是满满的,出口处的水一年四季总是缓缓地、无声无息地向下流淌,有了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池塘,乡邻们可在这里忘掉炎热,享受酷暑里的美好生活。岸上有一个大石坝,那是大自然馈赠农人洗衣淘菜的安全区,每次路过,总能见到几个老乡站在上面,他们爽朗的笑声就像那条溪水一样,清亮悠长。

愈是大热天,溪水愈是清亮和清凉,清得可见水中的游鱼龙虾和水底栖息的贝壳田螺。用泥石夯成的水岸没用水泥、石灰什么的灌浆,也许是乡邻们特意为水草留的一份生存空间,石缝里长出细草,在暖风的吹拂下显得特别嫩、特别绿;几朵不知名的野花,散落在稀疏的水草丛中,煞是好看。

小时候,每逢放暑假,小便便成为我们这帮孩子天然的乐园,溪水中似乎藏着无数秘密等着我们去寻觅。将脚浸泡在冰凉的溪水中四下寻觅,时不时地就可看见隐在石块下的螃蟹和躲在石缝里的泥鳅黄鳝,伸手去逮时,往往让螃蟹钳子夹得摔也来不及,手指揪住泥鳅、黄鳝的尾巴,身子跟着往水里钻,结果却大失所望地让它们溜走……

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大地震发生后,溪畔成了乡邻们避难的最佳去处,月色中溪水潺潺,让人生出一份心安……

在地图或旅游指南上,绝对找不着老家屋边的小溪,但在我心中,小溪却是非常美丽的,它的美丽,绝非人们普遍言及的那种风景。

如今,每每与邻居谈起在小溪边度夏的日子,感觉那条小溪里一波、一痕、一闪、一烁都已永远藏在心底。